66820
212

貧民必且流言上聞而事機中格勢所必不行
也節用美德也而迄不能堅言節者損涓人之
橐囊以寬百姓將欲啓于逢迎而情窮于請乞
勢所必不裁也夫天下
天子之天下也
京師後而恐不止于後東南困而恐不止于困
語云世有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試權
宮與府之孰重孰輕民財之孰貴孰賤與二三
大臣熟議而亟返焉使

神京廣于入而東南又約于出一舉而安兩方之民泰山而四維之易足道哉

萬曆巳丑覆試策一道

問康節先生學術淵源何如

夫天下一道而已道一聖人而已自道術不明而天下乃始分曹而議聚徒而訟則俗儒之論而非所以論眞儒也彼自三代以上含醇抱璞之士默成象語成爻咕嗶爲下躬修爲上可名者下不可名者上顧安得學術之名而稱之師無異教家不異俗自賤夫維婦以至天子世子所絃歌而誦讀者初無二門又安得淵源之名而稱之學術者自孔子以後昉也吾孔子雖杏壇章縫之會響如振玉而實未嘗別門戶於老聃師襄也雖洙泗日星之訓揭若中天而實未嘗私衣鉢於子思孟軻也惟世之異學漸出黨枯竹護朽骨以詞氣相擊排於是淵源別焉迨漢之季而支又分支黨又立黨據皋比者私帳中之業承函丈者躡橋下之踪鬨市爭名同室

攘利而學術之爲世害甚矣至於有宋道統大明而猶未免於異同彼此之見若邵康節者乃必求其學術淵源而自陳搏穆修种放之輩而來愚謂此以宋儒論康節而非康節之眞也何也康節之學出於易也而易未嘗有淵源也易之淵源則出於天地矣列於陰陽而殽於萬物矣宇宙間升沉聚散飛潛動植得失悔吝莫非易也其或升而沉沉而升始終互換倚伏無常變化不測以推物類人事莫不皆然者乃所以名易也銅山崩而蜀鍾應春氣至而室木芽人心動而鬼神鑒聖人所以作易也待我而生待我而死呼動九天吸動九地冬永可造日馭可廻凶可吉而失可得者聖人所以用易也邵子而易之理莫明焉世之艷稱邵子者往往稱其皇極經世中所謂元會運世帝皇王霸等說謂其析理精而取義廣不知此直邵子之粗耳邵子之有皇極經世譬易之序卦說卦可以見易之廣大而不可以盡易之

精微所謂精微者何也自庖犧氏一畫而易之理盡矣邵子之書繁稱極論皆一畫以後事也其灼見易體者莫辨於詩而詩又不必工蓋天下凡匠意經營而成者是爲後天若絲之必比竹而竹之必不同於金也其觸景觸念率然而哦者是爲先天若彀音之孕萬聲而天籟之響萬竅也邵子之詩蓋嘗直指本體矣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豈非萬世學術之祖虞廷之執中而孔門之一貫乎是物也無形質無階級所謂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故其詩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物物皆眞頭頭是道一腔之中雲行乎雨施乎鳶飛而魚躍乎淵理安有異見前卽是凝足卽乖家人嘻嘻飲食衍衍而容于于而步徐徐天下事畢矣故其詩曰眼前自有好田地世上豈無平路岐恍惚混沌之中最初一念如石火如電光不暇思維何勞揀擇來不可逆去不可追故其詩曰中間斐

于好光景那得工夫着語言縱之橫之上之下之而邵子之易見矣蓋易者易也依古以來有以易爲曆者有以易爲律者有以易卜筮者有以易養生者有以爲盡易非也以爲非易尤非也如女媧截笙天龍吐圖羲和授時首山鑄鼎而內亦以修身外亦以治天下不執之皆道所謂易也如京房郭璞劉歆魏伯陽之徒各得其一節以自好在我者以爲重器大寶在彼者直以爲腐鼠土苴執之皆事易而實非易也大抵道無不在眞若睽盤示兒隨人所取先操一物則不能更攖一物而以空手往則物物皆我有也若康節所謂以空手往者也彼謂邵子爲駁雜者穿鑿者別天於管外而窺日於牖中陋矣陋矣雖然此猶未失邵子也若陽尊邵子而不敢議而心昧其淵源至於邵子之縱橫上下參錯顚倒以明不拘者而一一泥之如虞必修仁夏必修禮則其理支其說迂皇極經世曾不若堅白同異之辨而奚以邵子爲故貌尊邵子始失

邵子矣然則邵子之學術數耶理耶曰數隨理
具豈有二也昔邵子問於程子曰今年雷從何
處起程子曰起處起邵子不應知起處起而天
地人物古今寒暑之變盡是矣此時用之化莫
逆之機程子不容復辨邵子不容復應而世乃
謂程子竟以是難邵子爲數詘於理之驗與以
耳食何異吁此可與知易者道也

萬曆辛丑會試策五道

第一問

帝王役羣動綜萬品不受之任者不患人不堪任當究所爲
我則剸割之主孤而我離衆而自爲者任天下者衆爲政以衆爲政衆離
我而自爲衆則叅伍之主孤而我離衆而自爲
非爲衆也爲我也粤觀唐周彼其四岳所疇咨六官所攝治紛焉各有其權而君之權安在哉
操一筦之名而處兩孤之實故明王不奪衆權
夫明試恢恡則其君之權矣故欲委人以權者

當先知臣本無權如月借日以光乃日之所借以自繼其光也而又當知委權者之未嘗無權如日分月以光月不能分日之光也其道在易之太太之二包荒憑河與共濟焉太之三艱貞無咎與共保焉臣以任事爲忠上以任人爲大而臣主之道畢矣名家者流斷斷操威福以法術駕馭羣臣彼其所操之術即唐虞未必廢而其駕馭之心非也吾使之自盡則有不得不盡者使之爲我盡則必有不盡者況我操權也太咎則必有人焉潛易之以甘而吾漸釋漸狎而不可復收則以地節建武之君勵精刻覈而反爲恭顯輩開便梯也況唐宋之季主又何言哉列代以來求其有領提綱挈之美無弛啣竊轡之虞者莫如我

高皇帝其罷中書而任六卿非疑中書也蓋熟察乎上易知下易使之說而善用之者也中書之地密密則含吐難窺六曹之事顯顯則是非易執吾治明不治幽以天下事顯與天下人謀

之而顯以天下之謀斷之如是而已矣我
皇上含靈體睿夬夬明斷實與
皇祖同符顧朝常何以昔振而今燎民情何以昔愉而今瘁士俗何以昔完而今窳則愚請以規爲頌語有之君疑冢宰則內史重君疑內史則宦官重人主之意漸內則人主之事漸外蟣虮蟊賊在內之內則耳目手足在外之外吾以人備人而備備者司其陰吾以我代人而代代者握其鍵欲機而防之不得鼎而調之不得蕩然不知誰謀誰斷誰叢誰借而且柰何哉故今日之事第使其總攬甚善而吾恐其勢之必不能總也即不兼任未即害而吾恐其後之不復能兼也且

皇上之吝權者尊權乎天漠漠耳惟其暄之則日啓之則風濡之則雨而天始尊有如日之而不暄風之而不啓雨之而不濡則天無權其勢必將釋日而別求暄釋風而別求啓釋雨而別求濡而天愈無權今之謁不報叩不靈疑鬼疑

神者數年于茲矣世且謂深宮重席之上漠乎其不能爲禍福者也抑有其禍福者而非其禍福者也天下之大勢于焉落落焉必且擇便而走人主孤立于上而吾夫夫之明斷安所傅焉故兼乃所以獨也分乃所以合也奚而昉也說在魏文侯之論齊桓也曰賓須無善烹飪管仲善調和則其臣之力也雖然羹已熟矣而君不食誰能強之則亦君實有權臣之力也君實有權臣之力也何有愚願合宇宙之羣心羣力進熟于左右幸

皇上試嚐嘗焉

第二問

治天下者使天下事得官官得人兩相得而天下治矣人而責之以職則可以振其弛然廢然苟且惰窳之心而使之精于職之內人而縻之以職則可以杜其囂然涔然飛揚躁動之心而使之不淫于職之外是職也者固曠官之功令而亦侵官之糾墨也今夫治室者陶者瓦木者斲髹者埴而總之則主人之室也行舟者綍者

途簡者外柁者中而總之則主人之舟也使天下而非主人之事則使前可却亦可且前且却徘徊而失路亦可謂其爲人主之事則柰何敎之若爲若不爲天下泛泛無一人尸其責而禍且委之誰哉故古人重守官以典冠者之處主也而猶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也以出淖者之濟主也而猶以爲離局之奸大于功也夫豈惟侵是患職之內職之外如兩權然此昂則彼低故古人慮曠于侵慮侵于曠所謂守也我祖宗立官以來絲聯而棊布各有司存每以功罪隨職守以賞罰隨功罪使人與官相符而不離人內而顧其職夙夜勿紿也何遑外伎曠之生侵也侵與曠之相尋而未有已也則自今日始也密勿政本奚印而不即予猶曰重之已漸移之臺省又漸而撫臣矣而憲臬矣而郎曹冷局寢者十七八矣推而不報者且釋其營職業之心盼盼然如葉朱衣一頷于電光燭影之下而反以鐏俎爲傳舍也外而代署者且挈挈然

朝東暮西甘以身爲傭而聽胥吏之所左右又不知誰鐏俎誰傳舍也其主爵之吏日以温詞頼面謝積薪之勞臣不暇而徇暇于覈是非其部下之輿臺皁隸亦且故且新乍賓乍主送往事居之不暇而何暇于飭功令

皇上其以今天下爲無事耶夫以今昔之勢一也昔人專之而不足今寧兼之而有餘昔人浮于官而不足今寧官浮于人而有餘則勢必至于曠一人也又執矩又執規又機上又鼓下雖聖智不能則曠者其勢也人情莫不樂以處後自寛而留一目自解矣夫誰而肯與人首事之功結人未成之局則力可無曠而每自處于曠者亦勢也上叢雜而授之下叢雜而効之下苟且而塞之上苟且而謀之責以見在跳而他曹責以他曹又匿而見在即職曠而不能以曠誅官者之不能官也不憂其侵官也而且憂當者之離于局也一人兼數事則定不能收一事

之功一官擬數人則定不得一人之用勢所使然曷足惟焉妄意

皇上必不以天下戲也倘其有疑乎往者士氣蹶張每不疾而呻妄爭於職之外故惡其侵而務困之以所不暇侵則夫欲困之以所不暇侵夫莫若使之不曠吾以中書還中書以六部還六部以臺省還臺省以郡縣還郡縣而職不曠矣則以中書責中書六部責六部以臺省責臺省以郡縣責郡縣而職不侵矣不然曠不已而侵侵之于外尤可言也侵之自內不可言也其究將使春鼸賤隸秉鉞而觀軍容宮市小臣執易而譏覆餗舉朝如棲苴浮海誰與據職爭者其遂將與此輩共理天下乎則愚之所不忍言也

第三問

夫諫之難也非逆而咈之難順而迎之之難也非以君心迎君心之難以我心迎君心難也非使我忘名難使君兼忘我名之難也夫臣事

君猶子事父父一日有過爲子者一日不得比于人而何暇言名臣處其名君獨不處其名乎故孔子之稱五諫也嘗曰吾從其諷然亦有不得已而用直者痛哭談笑一以吾君爲幾君有短無以短暴之君好名且欲無以欲揭之君有短無以短暴之君好名且以名收之君好術且以術道之其幾之未動也噂噂尊然若手引纖絲出潛鱗于深淵之中而不敢震搖也其既動也若兎起鶻落急起逐之而不敢遲回也吾求吾父母之無過而已故非至誠不能知幾誠不至則或以吾心之勝幾而迎君心之疑幾於是憂憂然相鬬相守牢固而不可解則今日之事是也憶數年前士氣常張矣乃猖然爭鬬其捷不羞雷同聽者厭矣言者未厭

上若曰是囂囂者爲名高也爲徑走也吾第度而置之非久則倦矣於是合詞留單詞留諫留者又留欲于今日而以一言當

上心何術而可夫言者豈惟是寂寂數行紙要

惟是箭鋒相觸之機俯仰嘲笑間足動人耳今
九閽天上聲氣杳然即左師蹣跚之景茅焦趣
鼎之容師丹青蒲之泣姚崇控馬之辭奚自而
効之則言之路不既窮乎夫使言之自通而窮
者臣之罪也以罪爲名臣之所不敢出也顧有
知言之無益也而不言鳩集龜藏容頭過身者
欺也知言之無罪也而言詈天指影蹈踐而無
諱者欺之欺也微探喜之將芽也逆而攘之則
喜激而轉爲怒明知怒之已遂也悍而格之則
怒錮而不復喜下不待辭之畢而自知爲故紙
也上不待覽之畢而已待爲故紙也葢公車之
牘不出而諫草已無脛而走曰吾姑留此片語
異日自解免而已則臣不能自信其心而欲以
信
上之心實難欲以自信其心則請先決其名譽
富貴之網而後可以籌國事國事不同其父子
夫婦之際難以顯爭故周昌屈于留侯蠭政害
民之事或可顯折故鄴侯屈于楊炎一宮事一

府事也納祿辭官司馬光行之神廟頗動主心
留正行之光廟祇成主惡亦以一宮事一府事
也今之宮事何如哉吾淺而言主喪分桐之事
不足警聽卽深而言偏衣玦珮之事無乃啓之
途焉計當且緩且急以保護爲羽翼而至于湯
火之民命則固可以號籲而請也且
上之所以與羣言齟齬至此者倘以諸臣左攝
名右攝利有輕士心乎則莫如示之以重當今
外庭闕失歷歷可縷數使樞筦大臣率其屬叩
閽惕號各以不得其職言各以不得其言去舉
生死去就之權皆不得以縻我上之輕者或轉
爲重而後宮庭之事覘密旨之所向而爲之權
或疑不勝慈則當如鄴侯以身自贖而動之以
黃臺之詠或慈不勝辟則當如留侯以身自外
而微感之以商山之遊未必
上之眞不悟也不然而徒以頰舌爲感藥耳之
玉可勝旣乎

第四問

夫同寅協恭非世所稱臣鵠哉而後世以同爲詬病且謂非國之福者何也其說在易其同者如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其利小其睽者萬物睽而其類同其利大人所甚患者以脂韋茅靡之同而托之協恭之同又以樹標立幟爲不同而不知其同猶之乎脂韋茅靡之同也夫同不同豈以迹哉寅恭以事君則同爲美德同以比人則同爲惡德苟其寅寅恭也同固同矣異亦何病于同哉夫精察之與長厚也如枘鑿然投則兩合善謀之與善斷也如樞輪然得則兩利尚通之與尚法也如韋弦然矯則兩平異之有病于同也則爲國之心未純而寅恭之誼雜也吾尚論唐宋諸臣如婁狄王寇皆此知彼彼不知此然婁公竟唾面引罪王公且以中書爲樞密畫勑無忤容其東漢北宋諸君子不幸與小人迭進迭入不得展布固宜而趙鼎張浚俱稱賢相乃亦始合終睽代爲宵人驅除者何也葢盛世君子爲國其中耦俱無猜而叔季君子猶未

能無我有我則自有一種名魔入而攄之名心攄其中其志必滿其氣必盛其辭必溢非但國家大利大害不能洞見肯窾而百世以下尚能使耳食目論之夫顛倒非是而不自覺吾試畧論之東漢以詠宦者爲名陳仲舉爲之宗南宋以恢復爲名張德遠爲之宗有一人焉雌雄其口則太丘以道廣譏史浩以懷奸擯此爲同否張儉孽由已搆所至破數家無怍色卒稱名士德遠符離之敗朱祚促數耗矣而言者猶盛誇其功此爲同否元祐紹聖間雖曰道否而當時賢公卿易喜易嗔喜則楊畏可援爲腹心嗔則程頤蘇軾可互目爲僉邪范純仁畏足而遠遷蘇頌囁嚅而太息此爲同否同心未化則以君子繼君子步迹而踵之亦效顰之妍也以君子附君子望的而趨之亦慕羶之志也以君子攻君子貸手而歐之亦反噬之態也加膝墜淵既逾本質白衣蒼狗俄復變遷君耳乍佞乍賢人心乍彼乍此使小人得乘其勢而跆籍之吾沸

然自烹而小人曾不出薪不亦悲哉今天下泛泛朝著營營目睫似于同也卽其翹然自以爲異者而吾以爲猶然同也人臣所事一君所立一國惡自而有異事機各宜識見各別又惡得而不異惟其辭異也則有門戶有門戶則有崖岸亦有風波有羽毛亦有創痏此爲由彼必爲跖此皆由則彼必皆跖舌劍在前墨兵在後駈天下而一人之是同本非族類也或偶附我而不能辭或久附我而不得辭或假人名而人借以入旋束我以名而我不得出則好勝之局已成陷敵之械漸熟籠蓋之策愈巧羨調之力愈分此其爲君子小人正未可定也故爲國家同亦可異亦可異而終歸于同爲名者異于彼同于此究必同而復至于異上下古今同異之故如觀火矣惟包荒朋亡不見人不見已非同非異而後得尚于中行今天下誠有公忠爲國之君子乎又何必標而後從幟而後立以脂韋茅靡之變局而托之和秉之名哉

第五問

天下無百年無事之國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變而常及其未窮而變故治安可以長久乃後世之救敗也往往于已然不于未然方其始也燕哺子母烏具雌雄匹夫之言輕于鴻毛而一旦長戟指于闕下雖吐握邀之而不得可勝嘆哉夫治亂之徵如五臟之癥結甚者先見周弱于封建而交質爭田先漢危于外戚而掌兵參乘先東漢壞於甫讓而五侯十常侍先唐衰于藩鎮宋弱于夷狄而安史契丹先當其兆見而救之則可不亂及其亂已成而救之則亂已不可勝諱矣秦之廢封建宋之釋兵權也天地再一闔闢也自此天下當無有矯矢而問鼎舉甲而請君側者則其權且漸在君已雖然在臣有臣之害在君有君之害在臣恐其外重在君恐其內重我

高皇帝總龜百代秉而立法大要使之中外相制輕重相權如中書與六部參樞密與五府參

綴如連鷄錯如犬牙所爲慮外者詳且悉矣而尤詳于治內左右帷帝非但不使與聞政事兼有讀書識字之禁以杜其亂萌其嚴如此故二百年來外庭即有狠如卓奸如瞞者亦熟視而莫敢誰何即其間戎狄匪茹劇盜叵測要以根固枝屬能羙沸而不能波搖苟我無貪功喜事之臣謹備而善調之猶可不至決裂我

高皇帝之所爲慮外者詳且悉矣而界限立也惟是深宮尺寸之地天子不能與羣臣楚楚對面而

高皇帝治內之法不可以久持顏情稔則有不容不假之色羣笑親則有不容不食之意絲綸合吐威福掌握則有不容不受之太阿二正之季誰爲妖孽使天地雖剌而鍾簴震驚者非若而人耶而其兆已先見矣乃今則固有不止于兆者欲礦則礦欲稅則稅束郡縣之長而寇令之請捕治則捕治請罷遣則罷遣輦珠貢賚者相屬珩楊接摺者亦相屬山澤盡矣農投耒商抵壁矣偏重至此天下已憂憂有亂形特未動耳

此時而欲救之不亦難乎夫天下事憤極必激激則悍悍則反反則傷如徒曰救亂而已奚但東漢諸君子出萬死一生爲宗社誅蠹賊卽訓汪叔文之流所執豈盡無名而卒以身殉亂以國殉身者何也則救之所爲乃敝之所爲也秦越人之決疽不令疽人見刀煦煦然拊其背卒而一痛輒已君子之所爲隼獲而痛全狐蒐而城安大奸距脫而天下宴如者其必有道矣治夷狄無以夷狄視之馭瑨寺亦願無以瑨寺視之大凡待同類宜平待異類尤宜平待同類者當示之同舟遇風之義使不吾貳待異類者亦當聯之同心一體之中使不吾角帷幄之臣當爭其密無爭其顯以處名譽之心處朝廷守土之臣當爭其大無爭其細以惜體面之心惜百姓或以黨治黨鬬虎而倦之或以利間利豢豕而惜之于徐宛轉待其魚爛之氣倦而徐收其權之所歸庶幾救世有萬分一乎雖然愚言而至此也欲痛哭而已噎矣愚敢以我

皇上爲眞忘天下乎
二祖八宗之烈卽以爲家鷄而卬之抑數十年
以來所爲布袍露禱者何人發帑賑饑者何人
暖閣召對者何人此其心豈遽烏集兎逝瀟然
而不可復收拾耶迷悟之相尋也反覆手耳夫
是天下者非但
高皇帝艱難百戰之天下抑亦
皇上今日玉食玉帛之天下二十九年以來經
營奠集之天下也以此思危危可知矣以此轉
危爲安安可知矣何必以古鑒哉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婿黃翼聖

萬曆辛丑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履洪圖膺景命也必心參不已之元運而後可以承天休滋至之祥必心凝無倦之元神而後可以衍祖德靈長之慶何謂元運天載於穆之精以健爲氣機引之無始推

之無終而默與君心主術相符合者是已何謂元神祖宗紹述之眞以敬爲脉絡儼乎若見愾乎若聞而默與聖子神孫相綰結者是已人主一念息則氣機不相聯屬而品彙流行之命亦以無所附而窮一念怠則脉絡不相灌注而世澤潴滙之源亦以無所寄而竭故天命之倏聚倏散也罄香而薦之不得禱祀而祈之不得而惟眞知祖宗之艱難者能以顧諟留之祖德之若存若亡也方冊而舉之不得文獻而徵之不得而惟眞知祖宗之艱難者能以繼序永之蓋同此競競業業之一念以事天則法其健以事祖則法其敬與天同運則與天配其無疆與祖同神則與祖垂於無斁敬天法祖兩得之道也壽國壽身兩握之符也華封百歲之頌繼欽明而作者也康疆逢吉之占後錫極而徵者也歷選列代而求其弗祿之爾康繁祉之駢集以滋昌滋熾之休臻如岡如陵之盛者豈有無道而致者哉恭惟

皇帝陛下
建五皇極
奉三無私
普中和育物之功而兩間奠位
弘壽考作人之化而九有成文葢
天日高明之貺
祖宗淳耀之靈若亶啓
聖神以敘龜疇而綿鳳曆者薄海內外廻瀾泳
洙巳二十九年于茲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庭而
詢之以祈天永命之道持盈保泰之原兼舉
皇祖所清問下士者屬以揚厲臣菅芧之資幸
生
壽域獻天保之頌以
休美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臣竊惟錫福者
天也求福者人也使吾以人求天猶或二之以
天求人猶或遠之而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則人以天爲符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人以天爲鵲而記曰威儀動作之則以定命也則天且以人爲司南而反爲之用矣故知造化之休徵善氣無日不充滿于六虛正如中衢之置尊酌者不禁而多酌則先竭酌而不能受則亦竭能者養之以福豈不信哉說莫詳于周公之戒成王也叢怨有誠正供有則本於知稼穡之艱難而至證以殷三宗之壽考計人主當創業之始身櫛風沐雨之勞則奠鼎卜世之圖必切故處屯而反以治而迫樂成之後積部日見星之漸則岐陽灃水之思易忘故處豐而反以亂盍天雖不靳予人以福而一世焉取資于是世世焉取資于是愈取則愈薄當即祖宗之餘福塗墅而耕畬之不當恃祖宗之餘福屑越而貽籍之雖其德澤法度之遺綢繆既久不可以亟絕而非時傳之膠則終有時而絕培植既深不可以亟解而非時結之紐則終有時而解自三代以降福祚與國祚相爲汙隆而歷代修短治

亂之故鑒鑒可考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皇輿載闢
天壽彌高人第以
功當之而未有能窺其無逸之心者
又曰人君能清心寡慾勤于政事使民安田里
即神仙功業充于簡冊即長生斯言也雖創業
臥不能安席非不欲暫安祗畏天命不得不爾
語侍臣曰自即位以來未旦臨朝晡時還宮夜

之英辟誰有能窺夫簫簷者乎而福高千古又
何怪乎嗣後
列聖相承大都以亦臨亦保守
競業之箕裘以無怠無荒保
宴安之堂構其
嬾德懿政尚遠在數世之外不可縷指而我
皇祖肅皇帝御宇最綿遠道化最綿密則愚臣
耳目所睹記也夷考其事則以敬
天法

祖親賢恤民爲要務以經術爲本以法律爲輔
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隅誠有如
明問所陳者則何道而致是嘗仰稽
皇祖以敬一名亭矣以洪範無逸榜
殿額矣孝思錫類詳定典禮矣君臣同游賡詠
不輟矣稽古考文上下有章矣蓋
御極甫十四年春秋方盛治化始敷而
臨軒策士隨以列代歷年之長短守成滿之
難爲孜孜下問四十五年常如一日所以親賢
樂利謳歌至今夫猶之
祖宗也而耳目熟則有易守之章程步武近則
有易繩之典則以
陛下之睿智如神且欲遠交乎夢寐而豈其近
忽乎羹墻固宜其慨然有慕而欲以
皇祖爲法也請先頌
陛下歷年之聖政而徐申繼述之規可乎
陛下布袍步禱千里雨湊有桑林雲漢之誠焉
煖閣延訊

齋壇召對有晉接錫命之禮焉邊警
宣詞災沴
降諭有疇咨交儆之誼焉繙租發賑停織減陶
有莊山禺氏之仁焉儼若
皇祖之耳提以敬一而面誨以知艱也然猶恐
離而未盡合問何修而可以媲隆則臣惟願
陛下不法其迹法其心而已如以其迹耳
皇祖季年頗亦湛思恭默而詘衡石之煩棲志
神明而簡臨御之數較之初年凜凜服勤不幾
成兩截哉而臣以爲四十五年如一日者則編
有以窺
聖心焉鄒薦時勤雍火遥拜非以玉瓚黃流爲
故事而并弛欽若之誠也周咨
廟制動稟成規非以執咫嗊齊爵爲彌文而并忘
本原之思也
密勿謀謨即吁咈與都俞參半而密札詳於渙
汗論思之表不有贊襄乎外庭賞罰即震曜與
長育並施而功令速于風雷斧斷之中不有激

勸乎左右箴銘齊居對越則非必聽講金華修
圖史之勳而實益始臻也軍書夕奏璽報朝馳
則非必觀軍灞上建纛纍纍之業而軍容始肅也
禁中無偏衣玦珮之嫌雖桐封待歲而不至召
鷄檄之疑帷幬無耦尊匹貴之勢雖貫魚下陳
而不至後蟲飛之警中涓奪外鎮之權縱唯諾
使令舍吐在口無叢借之虞也錢府杜內流之
穴縱甲兵土木耗費難稽無樸滿之慮也卽此
數端而比之

今日之事其盡合乎其猶在若離若合之間乎
陛下握太阿於掌上而政不二門
懸朗鑑于日中而見周萬里靜以動爲用廣以
約爲紀此其與
皇祖合者也乃山海郡國之財昔太散今太聚
腹心股肱之任昔太信今太疑賞功罰罪之權
昔太迅今太緩又或一意指也昔故暴之今故
匿之一事權也昔故罷之今故設之此則合而
未盡合者也臣竊以爲天人一氣祖孫一脉君

民一體有所不合於此則必廢然而壅閼于彼氣壅則陰陽失和脉壅則營衛不載體壅則百節僨騎而不相使於致理繕性之術得微有礙焉則何不盡剖疑貳之藩盡抉拘攣之網而引淫之蠹盡捐山澤之藏而合舉世之安樂飽暖舉朝之法言格論以爲昌陽乎則何不盡剔浮以爲膏粱乎則何不盡行所未行盡罷所當罷而萃萬國之懽心和氣當南山萬歲之聲乎葢必吾目中無一人殲其首賴其尾而靈臺之魚鳥始覺有自得之容吾耳中無一人歎于室泄於陽而辟雍之鼓鍾始覺有和平之韻以此繕性則喜樂之日永也以此致理則化國之日長也此所謂壽身壽國之道也其在

皇祖默操天之神道以幹運化工如黃鍾固蒂於子而元氣尚在氳氤未吐之間其在

陛下明操天之顯道以發宣底滯如震雷破蟄於卯而生機正當遂長無窮之候此之謂不法而法不合而合將洋洋

九廟實式靈之昊昊
重玄且申佑之雖澤流天壤壽比金石可也區
區殷三宗周三王又何以方駕萬一哉雖然襲
武蹈規不若就一人之身爲楷模也披文考冊
不若就一念之間自爲師保也苟加
聖心豈問法之合不合哉卽所
陛下初年之政帝驟王馳燦然規矩於此矣
今日以前之太平
祖澤之所未必及則前此之憂勤貽之也
今日以後萬載之太平又前日之所不能及則
今日之憂勤貽之也
陛下試追惟
冲人訪落之初及今
長王當陽之日紀綱孰飭孰弛人心孰震孰玩
章奏孰繁孰簡
詔令孰重孰輕因而思往者
宮庭之戒懼本不假於師模又因而思當年
宵旰之勤勞原無損於

聖體將必戚戚乎其有動充充乎其如有得焉夫然後緣吾心以見先

祖心緣

祖心以見

天心五福同九疇敘而

堯舜歉然猶病之秉夫乃可以少滿矣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伏

無任戰慄惶隕之至

擬策十道

清言路

夫天下寧有言路不清而可望通者哉清之之術則在所用之耳大抵知人貴深用人貴恕任人術隱用人術顯何也人藏其心毛髮肝胆之未洞悉不可言知而任之云者小寄國而大寄天下誠不可以造次試也若夫用之而已耳則必先天下所共知而後可以徐議其所不知先務盡人之所長而後可以暴人之短而無忌聖王所以陰奪君子之名而明破小人之党者術

盡此矣惟夫建言之名混而建言之用始難蓋
其初皆起于小人者始不知而詭氣節因以援氣節
而其究至于敗氣節將同之則雜異之則爭
故曰難雖然無難也命之曰建言言天下所共
聞也天下所共得而是非者也是苦言歟抑危
言歟其危也萬死而一生乎百死而一生乎抑
言不足以死而以爲市者乎其所譏切者爲何
如人郎其所摘當也發之先者乎抑迹其後者
歟抑中有所窺前有所伏而動者歟此其錙銖

輕重可立見也若其所以言與夫言之後何如
則天下不知也天下不知君子雖知而不忍白
也人固有先托于安而後試于危者抑或有爲
爲之者又有漫然言之不幸而得禍階之以爲
名幸而得名遂執以爲富貴之券者又有外慷
慨而中險賊始皦皦而終墨墨者然而君子皆
勿之深求也何也其言是歟即其有爲也當以
賢議出死而得生即其駁而不純也當以功議
而何暇論其他釋昭昭者不論而曰吾必稽屋

漏以觀其素徵之數十年之後以觀其變不已刻乎就其人果有餘于氣而不足于養銳于進而不恬于退者是圭撮之器也于滿腹易矣吾驟予之以難得之名而稍待之以非常之寵以厭其欲而罄其用何負于彼亦何負于天下且天下非以斯人左右足爲輕重又非遽倒授以生殺予奪之權奚必得純節如霍子孟諸葛孔明者而後任之哉若審見其人必至於亂天下則當暴揚其罪惡與天下人執鉞而數之固不可且疑且用而待之以季孟之間也且吾而深求于若人乎必在位者中情潔白大過若人而後可而天下蓋有兼有其短而無其長者矣以其所共短而拚其偏長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英雄豪俊而奪之氣不論其心快快而天下豈無爲之快快者乎則何也建言之名誠未易當而建言之利亦未易享也天下必爲其事然後有其名若夫哆口棘喙鉤掛名人而釀爲罪者奚自而得言之名天下必犯其難然後享其利

若夫逸而後追井而下石落角距于彼而營窟穴于此者奚自而得之言之利此其不相似也何啻聲音色笑間哉而吾第驅之以爲同彼譜人者固幸而得同矣氣節之士方徬徨容與而未逞而有人焉以宗盟歸之顧其名甚美而氣甚盛于是借以翕張之舌授以離貳之臂而似同者始眞爲同矣非但同已也吾先猶豫于賞而不得不逡巡于罰吾先不盡小人之長而彼且乃得以輕誣君子之短故僞者眞眞者僞縱橫舛錯而不可究是建言之黨本離而吾合之建言之途本清而吾混之也此無他吾所以求天下人者太淺而求建言者太深有人于此善十而惡九吾專據其九以爲譽勢也負氣而鬪者初不勝則援鄉人再不勝則援盜賊亦勢也失皆在于用人之術闇蔽所以而苛于觀察也且天下之無爲而言者能幾人哉西漢二百年間惟汲黯劉向輩數人耳他如王章之戇君子已哀其壯而不問其舉主

而利口如孫寵息夫躬者則死有餘罪矣倘以
王章之戇直而猥同于孫息之流我則不平而
作暇責人之平哉

通言路

人之言猶水也導之順則順導之逆則逆者也
周官稻人掌稼以瀦畜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
水列舍水澮瀉水蓄不欲其聚而爲一以至于
騰湧不可制而膏田沃壤亦不欲以爲鹵敗之
夫言路亦若是矣束而隘漫而不知所收皆病
也若今日之言路以爲塞也而又似通也蓋通
者名而塞其實耳夫國家亦何樂于言之名哉
其俱通也廣取而約裁之可以不疚于用而其
俱塞也則病矣雖然塞之極必通通則病矣若
夫名通而實塞者名反奪實僞反奪眞天下目
見言官之氣燄滿而不可指鋒利而不可攖則
人人謂塞爲通而言路乃無時通矣何也昔以
不言搏言而今以言搏言市人之鬬可解而同
室之鬬未易解也且自古諫無常官亦無常法

古之朦誦虞箴非但以廣收言路之支而亦以
陰殺言官之勢如導水然用之于灌溉而不用
之于衝激也漢以後之有專官也若典衣者之
司衮而衮豈必典衣者出哉至于御史風聞言
事武后之所以摧壓天下而非古也
高皇帝謂亂國羯羠而用重典姑假此以竦動
窳俗而挾私苛細之禁且隨其後矣今不察先
王所以救世之權不開忠益之門而專授人以
威持術鉗之便吾不知其可也甚至是非大謬
被言者已白其實而言者猶擁其名天下且不
韙之矣而曰是當言彼亦揚揚曰我當言又甚
之禁天下人使不得言而曰吾以尊言路也天
下亦奚賴斯言爲哉蓋惟言官之途狹而後言
官之職專惟專也故言官之職重而言官之言
反輕言者輕聽者亦輕而天下之憤躁而不平
者搶攘而自決其防于是乎過額在山無安流
矣人見其言之橫而無當則曰出位者之果不
足用而不知此迫于法彼溢于無法其不足用

均也且夫挾私之禁豈禁言哉將有所重責于其言也惟其責之也重故其用之也必今天下氣奪于言官外示含茹而一切有厭言之心其陳官守列利病者泄泄然不即省顧惟叫呼披扞之詞則舉朝動色而不逞者又駕其名而張之是言實者用浮而言浮者用實其究率天下而浮是終日言而終日未嘗言也此吾所謂塞者也且天下之非言官而言者蓋亦有矣萬里之外叩閽而訴疾苦者若謁之鬼神而道路流言輿胥誹語反陰用以爲殿最十譽而一謗則疑之此譽而彼謗則兩置之夫豈無官評民譽之足考而輕決人之生平于雌黃月旦之口以是爲廣則又不如無廣矣由前而觀是猶木不刊澮不濬而束九河使捍流也由後而觀是猶驅天下沼沚行潦之水而盡與九河爭道也欲水之不爲患也得乎語曰饕食者不肥體饕者非不食也未有甘之心耳弟使廟堂畏言之心不能勝其甘言之心則濬之通障之亦通彼效

其實而我收其名何至使天下紛紛然自爲名
哉

窮是非

吾讀秦紀以趙高之勢至于刑諸公子夷左右
丞相何有于區區之是非而指鹿爲馬乃其盜
天下之最後策也大哉是非之爲權乎東西上
下有時乎易位而極不可易也故君子抱其是
非入而以對天下萬世雖百折而無愧是非也莫利乎同而不利于獨其獨在
上也則壅獨在下也則亂若鬪虎之不兩全也
然而旁觀者猶能是非也惟夫上下之人各冥
其是非始相蒙以爲便而繼乃相加以爲害則
其禍乃鬪天下如穴中之蟻擾擾然汨出汨沒
而百世且如長夜矣則晉與五代之季是也雖
然是非惡乎定或曰人各能自爲是非不知人
所能爲者毀譽而不能爲是非孔子曰不如鄉
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人之善者少而惡
者多則是非少而毀譽多毀譽其可爲據乎哉

蘇軾曰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也同然者是人之所不能言者也雖然不言而惡乎知之則請默睽之于已而明暴之于天下天下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毀譽之極至于周公新莽不能定于千百世以來竟無有是新莽而非周公者則當時之人有情而後世無情也無情則無以淆之雖行滾可以鑒矣而天下又有匿其公論以伸其不然之喙者將柰何夫亦徵之事乎事必有據據必有見聞見見聞聞而根抵見矣根抵見而無根抵之言安得而加諸故是非不難窮也不難窮而難定何也將無明知而明諱之乎蓋今之剽悍者主攻而老成者主畏處處謗者與處處謗者皆不敢犯天下不能容言之名而務一切苟全塗附以勿傷其體繼乃諱其畏也而文之曰吾道是矣天下人知吾是矣何與賈監子爭言爲而不知天下之患莫大乎舍其可見之迹而使人索之于不可知之地與人以不可知之隙彼將隨以其不可

知者坐我以是非訾議之口自遠漸近自不肖漸賢騰附而傳之而吾始無以自解矣夫沙蜮能射影而不能射形魑魅魑魅不出于青天白日迅雷激電之下而出于陰霾昏黑之時故暗之不勝明者勢也柰何反舍明而與暗爲徒也吾嘗怪宋文彦博與唐介兩相容而其時兩是之夫天下無兩可之理故無受爾汝之寔君子之所務充也錦紗籠之事不白而可以含恐爲量哉而彼其時亦遂習爲故事摘大臣者勿問何如詔曰勿推豈宋時優禮大臣事有不可窮竟者而姑爲是以養體乎而其究也卒以莫須有兒而宋祚因以不長所全者小而所傷者大吾所謂始相蒙而卒以相加者殆謂是歟若其見聞歷然非有不可窮解者也蘇子曰陛下欲處事而姑從曖昧不得已之例而疑天下于闇汝之中則尤事之不可解者也蘇子曰陛下欲處臣莫若付之于獄吏窮謂君子之處人與其自處者當如此而今則或疑以爲辱矣夫一辱之

不恐乃恐終身辱乎

必賞罰

是非者可以耻天下之君子不可以耻小人而是非之權窮故聖人權是非而比之以賞罰罰不下擬賞不上因無所出入疑錯于錙銖毫髮之間而後是非之權尊而紀綱之實益尊彼懸賞罰而治者其非人情歟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者古稱有虞氏以舜之哲惠而知人既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而卒不貸刑于四凶未聞有是非而無賞罰者也且夫納言言官也而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然則使納言而自爲讒也當以何法法之故謂有虞氏無賞罰者皆浮稱而非其實也何則賞罰非爲君子設也君子淡而小人甘故化之以賞君子勇而小人怯故惕之以罰彼其始非眞能出萬有一危之計以匡拂執政也蓋窺吾之情無意于是非之間而姑以掌我也掌我之法而決不驗于是且反持其法以中我左

規利右規名而天下始胥化爲讒夫矣夫讒之
與忠不可同日語也讒者所以敗忠也古者興
王賞諫于言豈有所擇哉而周公孔子獨斷斷
于流言辨言之誅君家父巷伯之刺讒也其言
甚矣而猶然刪而存之蓋王道尊臣道卑人而
犯天忤雷霆其心非有所與也惟夫觸之而不
改容不遷怒以是知天之高而雷霆之神也若
夫君臣堂陛之間心口不相通形影不相信而
入之以無情之謗中之以有隙之毒則一舉而
空人國而害且移之君矣故曰王道尊故寬臣
道卑故嚴寬以爲君求益嚴以爲君任怨此賞
罰所自出也且君子處天下事其不見不聞之
功則當晦而藏之而天下之所共見共聞者則
當暴而出之今吾創一謀用一人恐不肖以爲
口實也先留其迹以自解而至于天下之是非
反闇然引避而模稜以示恩夫是賞罰者天子
之賞罰也天下人之賞罰也而秉國成者乃自
以爲賞罰歟君是者益始于不公因于不果而

卒于不信事同情同而法或上下有所姑息隱忍于此而不得不假借于彼是謂不公聞見眞矣而或撥于物情或格于衆議或有所挾以抅我有所托以求我而我俯委聽之是謂不果其始也猶曰未教也姑儆之于後乎而後來者復相顧錯愕而無以踐其法是謂不信至不信而天子之令且可以決裂蹴踏而無忌而何有于三尺哉至于法無可柰何不得已而又爲之說曰吾姑薄責其言而厚誅其功行則虞廷何不以明試而廢敷奏乎且夫出口而不諱者莫如言吾不能以是非明倣天下而謂吾能嚴督人于屋漏冥冥之地熟察人于鑠金銷骨之後者以之愚天下可耳嗚呼今之賞罰其果何時而舉也

興教化

小人之攻君子也不于其身必于其類其類者必吾所與同意氣與謀議者也不然其所親暱者也吾乃始攘臂裂眦起而與之訟彼有以藉

口而說于天下矣故聖人教之以預預者養其
是非羞惡之心使上無所虞于下下無所疑于
上而後可以夾持是非之權而不至于窮昔者
三代盛時以天子至尊宰相至貴而朝省政夕
計過咨之詢之周之度之惟恐一失度而不得
以媚于庶人而其行之於國也則有州長黨正
族師閭胥之屬抱鐸而徇循于道路表宅里殊井
疆以爲勸懲夫窮鄉下里其一人賢歟不肖歟
何益損于聖人之治而若此凜凜哉甚且非履
緒衣以示之罰生飲之死祀之于鄉以示之標
緩刑法不事而從此迂濶不可用之虛文其亦
有說矣吾不洗濯軌度其身立之于是非之上
則無以爲是非之主而百姓之耳目心志不習
熟感奮于是非亦惡能一旦號令之而無異議
也此三代所以崇虛名而收實效也君夫今日
之是非何以囂囂若此也古人之言好惡曰如
不及如探湯如孝子之事父母如鷹鸇之逐鳥
雀此是非之精神也而茲或者徒襲其名歟如

是則難與主是非矣人情喜圓而惡方卽不獎庸懦而卒未常退庸懦也卽不喜軟美而卒未嘗違軟美也卽不昵所私昵而試言其美常有昧于惡也卽不擴所私憎而試數其惡常有餘于善也平居視天下人曲直汹汹如道旁之議而卒或及已遂至交起而力爭如是則曲有所分難與議是非矣大臣之退也明知其不然而猶以温辭借也而小臣則第以職位絏之甲第之登白簡者猶咨咨惜其末路而下此卽荐書弗視也末俗相沿以誤爲故五教不懸于象魏六行不表于鄉閭甚至葢棺論定而太常猶稱量軒輊于官局之間況公論未定之時哉是故天下之黜而闘其便者窺上意所向汪而創爲無根之說士大夫間靡然以心不思善惡口不道是非爲學問者五六年矣夫是固世之外之所休也而今則世之内之所藉也世而無是非則禮義不能耻賞罰不能加聖賢所不能教也而焉用之且是非未有一日不在天地間者也此

匿其眞是非則彼張其僞是非迨乎黑白倒錯頭目旋舞吾徐出其眞者以正之盜賊且操戈而逐主人矣此無他其教之也無素天下人之視是非猶飄風浮雲之無定質而土龍芻狗之不適于用也奚怪乎其輕犯之而不懼明背之而不羞也雖然猶幸而有僞者存今日之不顧理義務持其是而不肯下者卽此是非羞惡之心而用之于僞者也吾誠因其好名之念而隨正之以名因其好勝之心而隨激之以耻土爲陶而陶復于土在反復間耳而爲治者無乃迂吾言而不之講歟

親君子

當國者甚不可使人窺我而操之也吾有所甚憂則必有所甚畏吾一而天下之人百苟示人不得不委曲以避其所畏而天下之權始分矣應將必矯起而反奪吾之憂以翕張其間使吾以情小人非諛我則刼我迎吾之所憂而吾不君子之所甚憂何也曰名利有涯而名無涯利

有迹而名無迹凡一切嫌疑罅隙之間彼無所不攻吾無所不守皇皇自保之不暇而何暇治人于是乎小人之計得矣小人之敗君子也必以黨黨惡名也其取忌也深其搆禍也廣其徵迹也疑故可以劫吾使自畏而不輕謀人亦可以劫天下之君子使人人自愛自畏而不輕爲我用惟夫君子自相防而後起乘其間擇其可擯遺者擯遺之可誘致者誘致之由是而去其所惡如發蒙振落耳故君子而自墮其黨是崇仇也如曰憂讒畏譏秉國之成者搥手動目盡可爲謗府何必以吐握爲嫌而苟其無愧于道而已則以天下官官天下才與天下人謀天下事利鈍禍福之不避而避此乎昔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以相輔佐也雖曰比肩事主然亦有腹心手足之私焉況季世人主深居不聞聲徒恃宰相一人以通千萬人之脈而顧可子子自守不假

人嘲笑以爲潔已哉天下幸無事倘有危疑不測之變重大難決之疑吾且謀且任之于人而才諝不熟習肝膽不素伏可以天下事嘗試乎無論其大者吾有過而未聞有利害焉而未悉天下即有豪傑忼慨之士能痛哭流涕於不相知之前量錙銖悉端委于立談之頃乎恐智者亦當知難而止矣可止而不止非迂則激耳即其不爲迂且激也而吾耳目不狎言深交淺其不按劒而嘆嗟者亦少矣又安望衆君子剖心見志而樂爲吾用而我亦安能用天下者哉益常怪古之孜孜延納者無如虞舜周公乃考其議論曾不半于叔季而成功倍之益天下之事其幾秘而難顯言深遠而難徑言周流遷移而不可執言者奏牘所不能及也則嘗詳之于君臣上下從容委曲咨詢告語之間而今奏牘以外咨詢告語者誰乎孰間之而若是也皆起于其心有所顧惜而跼蹐于朋黨之名故也昔秦誓稱一個臣容有技彥聖而不容娟嫉而曾子當

之仁人仁無私之名也使其猶有顧惜初以有
技彦聖爲娟嫉明者猶或辨之而繼以驅娟嫉
者爲娟嫉則吾且矍然而退矣曾亦不思吾之
所處與惡者果何如人一旦肖昧于相及之實
而遂惶恐以避其相似之名我則不仁于小人
何尤焉吾固願當國者處之心甚于處名
不以疑成彼黨而又不以疑敗吾黨無使小人
窺其私而操之則幾矣

區品類

天下惟中人最多其不可移而上移而下者無
幾也而世每小人衆而君子獨者類有以激而
成之天下之紛紛生于激持國是者鑒已甚之
亂類反激而爲調停不知苟無以大服其心而
徒借于形迹之間使之外羣而內猜是其調停
也乃所以爲激也夫吾所謂小人者果小人耶
抑亦有未至于是者耶而況于黨小人者乎彼
其在欲離欲合可遠可近之間者甚不可以激
故君子寧以非黨治之而不以黨治之何者小

人之名嬰兒婦女所不堪也吾心待以非類而外有所怯焉而和有所顧惜焉而彼其自以才敏氣力可以橫致富貴常怏怏于一階一級之間而吾之不釋然者則其所深憾而必報者也黨之爲言則古之時未有也可也小人之詆君子也必以黨而君子亦詆以彼此之是非于是始相持相混而不能下故君子治小人也坐以某罪徵以某事不聞以黨也且夫耳目之不足信久矣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吾惡從其黨而問之就所謂黨者亦多途矣君子亦有過小人亦有善其有指君子之過者吾將謝之而揚小人之善者吾且節取焉非黨也君子不幸而有名而小人以壟斷之心賤其後塵務匿其異而而標其同以名于天下吾亦遂信以爲同不可也且非獨于此也有始從中悔驟難于變初疑誤而入于黨者有素所曛交而似于黨者又有始從中悔驟難于變初心而强爲所用者亦有一事一言之差疑我之

不彼容而潛有外心者凡此皆非黨也彼自謂誤而我遽以爲眞則黨成彼固親之而我固疎之則黨成彼悔而我不覺勉强而以爲固然也則黨成務白人之所諱彼心離而吾色絕之則黨成黨成矣含憤茹毒而吾乃欲以彼所自有之富貴平其躁而釋其怒不亦難哉何也凡天下之似者誤者曖昧而取而勿失者也故不惟過餘定者皆小人所急收而君子所深戒也蓋其網繆之迹以合之于彼而又甚張其垂離之狀以間之于我使之窮無所入而後惟彼之歸昔者司馬光之罷顧役也蘇軾爭之而臺諫遂以爲奇貨至于二君子亟白其無心而猶猜猜未已也而況光軾以下人乎故曰朋黨之說猶存而言調停鬪其心而能解紛者未之有也計莫若別其賢否而權其輕重譬如一王安石也辨之熙寧之前者智辨之元祐之後者未必智摘其青苗之弊者當而摘顧役保甲之弊者未必當以安石爲強愎者公而以安石爲儉邪者

未必公以李定舒亶爲黨者是而以歐吕諸公之誤荐者爲黨則非也坦然以待君子者待小人瑕瑜不相掩誅其一二尤不可化誨者而天下服矣奚以分黨而攻調停爲且夫天下苟非強立不倚之士夫人而能爲黨也非但今日之腹詆人而詆其與我躡足附耳貢諛者皆有所欲而然也一旦所欲不得則掉臂而去之耳故夫以黨治人黨不可勝治也以調停之術治黨解之乃以紛之也故夫區別者乃吾所謂調停者也

操政權

君子之不輕以身出非無以也度不能任事則莫若讓之度不能制人則莫若下之要未有存乎兩間者也故君子苟出而宰天下也必不廢權權天下之利器也君子以之行其仁小人以之行其不仁水可溺也而亦可以載以權爲不祥物者是小人之權而非君子之權也蓋權不能一日而無所屬不屬于此必屬于彼乃其旁

落不振之憂不在于草昧勤勞之日而乃在于
太平寧謐之時者則以其主權輕而權或不知
所屬也故君子當其上有垂衣之君而人懷宴
安之便則其操權也愈急何也偷則弛弛則易
奪奪則奔走四顧而難收其在百姓止于亂其
在夷狄止于擾倘內乘俟外乘讒鬨天下口而
奪之是而天下危矣天下危而吾乃于于焉拱
揖以延禍始之所以自完者無乃所以資賊也歟
蓋昔者周公居東流言入于成王之耳而公猶
能操斧鉞以誅管蔡狄梁公且死矣猶諄諄屬
五龍而用之蓋君子之不欲去權也如此且夫
欲避權則先避事天下事亦何可避也田者之
有畔居室者之有隣而彼陂則此崩彼鬬則此
救勢不可坐視也況于天下事若左右手者乎
甚矣夫小人之巧也彼欲徑剪其所忌而知未
可以遽得志也故必先落其爪牙而後披其腹
心先攻其近似而後撫其情實先冥其精神而
後撼其巢穴陽嘗我以所不急而陰中我以不

虞侵吾漸厭漸狎油然而自釋其柄一旦駭而與之角彼已據我所據而復何及哉韓非子曰治賊非治所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故緩攻而急乘小人所以策君子也脩本以勝末亦君子所以策小人也吾豈必輕棄吾輜重與小人角一旦之勝而自有可以陰折其奸者則吾向所謂紀綱是非之說而以權行之者也且吾之避權也將奚避乎不過其名耳可否進退不自中書出而于誰出也身當是非之任而可以遊是非之外首發天下之難而欲靜以養天下之變規天下之大利而欲逃天下人之謗者無是理也夫之志而後可以謝天下人之謗者無是理也夫亦鑒于中立之免侮而多口者之興戎心也歟夫人各有任晏嬰而中立可也里克而中立不可也使我權不去則不至于爭二人爭而一人以是非正之猶可復乎無爭若之何秦越人之是非以喑而笑天下之辨者歟昔者秦嘗唁齊矣五國以次第舉而齊閉關謝敵以爲可世世

受冠帶爲藩諸侯抑知其不旋踵而入于秦也吁如今日者固六國之勢也

立紀綱

夫天下未有物而不壞者也形迹在而精神去之卽唐虞三代所綱繆而斧藻者物焉耳世之亂也符節印璽典法策籍紛操如亂絲而衡石一稱斗斛一量卒得以常存而不廢蓋權衡之爲物不任增不任減惟其無私也故人不親而亦不怨此聖人所爲微寄其一定之是非以維持其可壞之法于無窮者也法者何也紀綱是也今之紀綱則何遲甚乎其弊起于視紀綱是非爲二物而不知是非者乃紀綱之精神也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可以爲紀綱乎未也人之攘攘而羣于此也情欲憤憤憍各有上人之心智詐愚勇若怯而未已也于是賤妨貴少凌長遠問親新閒舊小加大各有所持說可以敵吾之法而吾無如之何也於是又有淫而破義不肖而侮賢

者其熾也炎炎不可止而其中未始無踈然不安者焉聖人曰是乃可以行吾法矣于是因而立之紀綱揭其踈然不安之心共之于天下之耳目若曰賤非不可以妨貴而卒不可以無故妨其有無故而妨者吾與天下共摘之夫然吾即不難上下其紀綱以就衆心而天下人亦何能塗其耳目遷就其是非以狗一人則言之是者吾與天下人分其是而彼固不得以獨行其非矣是以千萬人共扶此紀綱也紀綱安得而不尊若今則吾自謂紀綱而非天下人之紀綱也何則所謂公卿士大夫者生而有是耶直人自相爲命耳而其遞爲榮辱又如蘧廬傳舍之不可以久能相命則能相奪我以爲重而彼以爲輕也天下始爭爲是矣且人是非之心不能不安之心而掩以囂然之氣久而忘其故倒執是非之權以御我而吾提區區無用之階級以敵之均之名耳彼竊其常尊之名而吾據其不

常尊之名無勝理矣夫綱者綱也操綱之綱而懸諸無魚之地與緣木何異此則今日之紀綱也蓋恃其可壞者以天子之令先王之法而格於編民而苟執其不可壞者則匹夫可以難至尊文學可以屈大夫而況其上焉者乎善乎朱子之言紀綱曰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以是非爲紀綱者如斯而已矣而世乃徒貴賤尊卑之較攄俳優倪儡之衣冠而恃以爲如天澤之不可踰不亦愚甚矣哉夫人知身使臂臂使指之非身難與論紀綱矣

審事幾

夫得之徼失盈之徼厭事之理也故君子常孜孜於興利而常不欲竟其利蓋恐刃盡而鞘見也而況於有害而無利者乎說者曰今天下搖搖然無動爲大耳不若俟之以漸夫漸者譬如撤壞屋朝抽一椽暮更一瓦至于盡易其故而不覺非謂任其頹圮而莫爲之所也而或者泥

法立弊生之說以爲仍舊便夫後日之法善保之可以無至於弊而今日之弊則灼然目見而身嘗非可以朝夕待者也前者俯後者僂日復一日而將使誰任之且庸保吾身之不及見乎則又將曰吾大者之未可以輕試而纖悉於小者恐爲天下笑也是不然天下之事絲聯繩係非事自爲事也故有綱繆於此而消弭於彼震竦於外而懾伏於內者若一事苟而百事皆苟則壞者將傾而未傾者復壞固寧有足不支而鼎自安哉且法者天子之法也宰相六卿代天予行法者也吾有法而吾揣而用之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雖十品一變法不得爲紛更有如法立于上而民坻庶吏乃得以意出入輕重於下則一日之間何啻千百變而猶諱紛更之名哉今詔書日下而不知所責成者何在明知其孰利孰害相與咨嗟之乃竟坐視其寢格乎戾而不問在上如轉石在下如反汗未有順迸倒施如此而不亂者也且夫天下未有不可

反之弊也爲於不可爲者難爲於可爲者易可爲之時何時也弊形見而未至于極弊之時也何則宇內宴然誠難于無故而起大難而亂之戢戢將動也尤不可迎而紛之以速其爭若夫弊端初兆而吾乃因而更焉因士驕更議士因更惕更議吏因兵擾更議兵耳目不驚而用法省此之一失而至于大弊何言哉且吾所謂利盡而害見者非但寬之後致慢正以慢之極必致猛也爲政者不調其將至之機而使天下受其必窮之勢則隆寒極暑猝至而人始不可以辛其生矣是故君子雖不敢以亂國之典輕試之平國而常以強國之令行其平國之政蓋以天下有甚泰者必有甚約者有甚驕者必有甚怒者此四甚之地事勢之必不可以久而患之必不可救解者夫是以調之于將至也乃今則止于將已乎而泄泄然以苟且爲老成動引李沆罷言利害之說以自解夫人主非堯舜不能創法非桀紂不能壞法外此皆因循怠玩如黽

久不用而自趨於壞耳故夫臣之事君當開其
耳目以審利害而不當愚其耳目以忘利害若
吾固愚之而左右有旁開之者則其實分其流
疾始拱手而莫可柰何矣若李沆幸當其時耳
安知無寧元祐之后吾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人

182/15